

三味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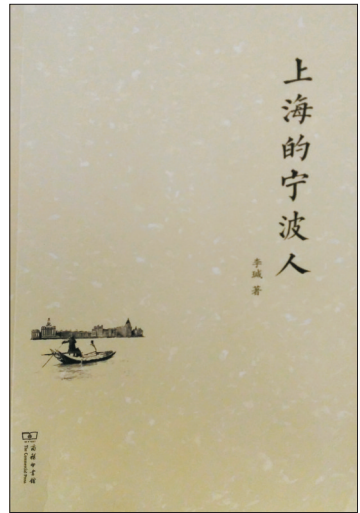
既全且专的城市移民史研究

——读《上海的宁波人》

车厘子

托友人的福，代我向上海大学社科院李斌教授讨得一册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学术著作《上海的宁波人》，扉页上还有作者题签，我如获至宝。此书的原型是作者199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时的论文，2000年初次出版成书，时隔10余年，又于2017年再版，嘉惠士林。

恕我孤陋寡闻，先前总想当然地认为，以宁波帮在上海滩的影响力，研究“上海的宁波人”的学术著



作应该早就汗牛充栋了吧，万没料到其实一直要晚至20世纪末，通过李斌博士的努力，才终于诞生了这本题为《上海的宁波人》的专著——这还是“上海的宁波人”的第一次呢！诚如她的导师、华东师大刘学照先生在序文中所言：“而在至今众多的上海史著作中，专门研究‘移民在上海’的论著仍不多见，比较来说，全面、系统地考察‘宁波人在上海’的著作更是阙如。本书作者学术视角敏锐，三年前首开慧眼，毅然确定‘上海的宁波人’为博士学位论文课题……从而填补了上海城市史和上海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其在学术上的开拓精神和开先之功足称道。”

既然称填补空白，那么想必能写敢写此课题的学者极少，反过来也说明这一领域研究之难，更见李斌教授著作的实力。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洋洋洒洒35万字，捧在手中已倍感分量，更难得的是文字清新、流畅、生动，并不晦涩难懂，使我一读就停不下来，如饥似渴，赶在春节前读完。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本大部头著作的研究内容达到了“既全且专”的程度，难能可贵。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要面对“全”和“专”两方面如何兼顾的难题，譬如此类城市移民史的研究，面对移民群体

偌大的整体目标，要找一两个专门的切入点来写还容易些，而想要一下子写“全”了，涉及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资料收集，研究者精力能力都有限，难度可想而知。李斌以“宁波人在上海”为主题，也未设副标题，势必就要写在沪宁波人的一切，工程量不可不谓浩大，单是这份勇气，就足以愧煞须眉了。

且看本书，以1843年至1937年为研究时限，即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始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止的近现代百年间，宁波人在上海各个方面的主要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均有囊括涉及，并进行了科学规范的章节分类和层次递进。我缺乏专业学术功底，一时难以表达清楚，借用刘学照先生的原话评价就是“本书的写作，突破了单一学术视角的局限，‘依据城市社会学、社会人口学、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采用‘移民与社会’互动的复合性理论框架，以及历史叙述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写作结构，揭示近代上海的优势移民群体——旅沪宁波人的迁沪动因、社会构成、心态结构以及其参与发展上海和融入上海的一幅‘全息图景’。”

李斌教授在分析问题时所见的独到、深刻，令人服膺。例如书中第七章解析“四明公所事件”，她创造

性地提出“中西不同的文化习俗的冲突，也是引起两次血案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观点，持论客观中立。作者分析指出：“‘四明公所事件’显示出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以往人们对两次血案多从政治、经济处着眼，认为事件起因是法租界图谋扩张与中国人民反扩张之争。此说果然不错，但必须看到的是，导致两次血案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忽视了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不同文化习俗的矛盾，甚至认为法租界当局提出的卫生问题只是越界筑路的托词，未免失之偏颇。”

李斌本人籍贯山东蓬莱，并非宁波，但她的外公是宁波人。李教授自称有“宁波情结”，在再版后记中提到：“自小在宁波长大，对甬地的语言习俗非常熟悉，对甬山山水备感亲切，因此选择‘上海的宁波人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感觉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而2003年《新民周刊》对李斌进行专访时，请她用简短的语句概括沪甬两地的关系，李教授即答“宁波，就是上海的亲戚。”后来刊出文章标题就是《宁波，我的亲戚》，非常贴切。

由衷期盼关心热爱宁波的外地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写出更多更好地关于宁波的书，让宁波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常常读新。

热泪与寒星

——《捡影子的人》读后

钱雨婷

在拿到谢宝光《捡影子的人》这部散文集时，我第一翻阅的是其中收录的同题散文——既然作者将它作为书名，应该就是代表作。

“我”看到年幼的儿子蹲在地上，试图将自己黑黑的、弧形的影子捡起来，就像捡起一张白白的纸。结果是，他一次次歪歪扭扭地躺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这一系列行为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捡影子”的人，“在纸上捡着自己虚空的影子，把自己从虚无的时光中捡回来。”“我”开始回顾自己在很多年的时光里，如何通过写作来抵抗世俗，不断构建和解救自己。结果却是同儿子一样，一次次歪歪扭扭地躺倒在地，只不过没有哇哇大哭。

哭与不哭，在这里不仅仅是儿

童与成人的区别，或许可以理解为无意识追逐者和有意识追逐者的区别。儿子总有一个时刻会明白影子的虚无，停止捡影子的“可笑”行为，可“我”不会停止，即使“我”早就明白了追求的虚无。两类人在追求时都会热泪盈眶，而失败的次数一旦达到某个阈值，前者另寻路径，后者却像一颗寒夜里出现的星，在一片黑暗中坚持地闪烁着。

至此，我们能大致概括作者的创作特点：热泪与寒星。和所有逐梦的人一样热泪盈眶，和所有坚持的人一样寒星独存。作者创设了一个极为普通的“我”（或许就是作者本人），对文学深深地上瘾，没有把自己的一分一毫分给俗世，渐渐活成了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我”不适合这个物质至上的冷酷的世界，更应该存在于海子创造的春暖花开的海边。然而后者仅仅是梦想，前者才是每一个人需要体验的

现实。在以财富衡量一切的人们看来，文学似乎呈现一副衰相。人人都能写段子、写心得、写鸡汤，那么，那些追求纯粹文学的人就像“我”，为何还能坚持？

这里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活得太实际了。一个人、一件事，如果存在就必须下一个定义，并找到其存在的意义。这种人生认知方法在其他领域都能势如破竹，可遇到触摸人心的文学便只能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在《捡影子的人》中，作者没有明确地写“我”为何坚持，他只是不断地给读者呈现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人：趁着他人放生时赶紧钓鱼的路人；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便回乡拜访的奶奶；在下游洗衣服还吐口声声说自己不想去上游的妇人；对小学五年级作文大肆品评、称赞，声称自



己是文学爱好者的某编辑；还有，一位类似于《月亮与六便士》里主人公的朋友突然辞京，窝在浙江某小县城里开始追求文学……作者记录这些平凡至极的人，像是帮助我们回忆自己人生路上遇到的某某和某某某们。文学，最后成为一份集体记忆。

总之，从谢宝光的作品中，我感受到了滚烫的泪水，寒冷的夜晚，以及简朴的人生。

品鉴

沈括向我“踱”来

——重读影印本《元刊梦溪笔谈》有感

金锡坚

最近我又翻开了文物出版社1975年12月出版的影印本《元刊梦溪笔谈》，这是我书柜上为数不多的竖排文字本之一。“出版说明”介绍，《梦溪笔谈》的刻本以宋乾道二年扬州刊本最古，但已经失传。我当年买的这本，是根据《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影印的，是元代东山书院刻本。此书在元、明两代为官藏，1966年由北京图书馆珍藏。1975年根据元代的刻本影印，应该是很珍贵了。

古朴的书页像年代久远的大门依次向我打开，序言页边上，那些或椭圆或正方，大如香干、小比蚕豆的收藏印，像斑驳岁月中的苔痕，而沈括，正从木刻的汉字间，从绿树掩映、溪声潺潺的梦溪园向我迎面走来。

我怀着敬意，想起了这位古代科学家在人间一个多甲子的经历。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杭州）人，《梦溪笔谈》是他的代表作，这不是文学笔记，虽然包括文艺等内容，但人们更看重的是此书的科学部分。

宋王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到王安石变法前夕，大地主大官僚已经霸占了全国大部分土地。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走上了变法图强的政治舞台。沈括致力

于科学实践活动，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我跟着沈括“踱”过了他人生的几个年份。

1071年，沈括升迁为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这个职位相当于刑部里面负责纠正事务的官员，有监察的权利。《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83卷写沈括“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事无巨细，没有他不参加的。

1072年，为了王安石推出的“农田水利法”，沈括受命主持“整理汴河工程”。

1073年，在王安石举荐下，沈括兴修常州、润州（镇江）、苏州等地水利工程，又在温州、台州、明州（宁波）等地筑堤垦殖近海土地，还根据“方田均税法”追查豪强隐瞒田产。

1074年，为加强西北边防，沈括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他训练民兵，加强户籍管理，修筑城池，同时又兼顾农田灌溉、养殖鱼虾等事。

1075年，他以“以死任之”的英勇气概，出使契丹，六次会见契丹统治者，对方上千人围着听他发言，没有人辩驳他的意见，取得外交上的大胜利。

同年，沈括掌管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经济。他任职不久，王安石就被罢相，沈括仍旧以新法精神改革陕西盐务管理办法，提出减免一般盐户的税额。

1080年，沈括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曾大破西夏军七万之众。因守土有功，任龙图阁直学士。

他还长期主管司天监，起用了平民出身的历数家卫朴。

沈括晚年谪居在润州梦溪园，写成了二十六卷笔记和四卷续书。内容广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学、书画、音乐、科技各方面，科技类占全书三分之一。科技内容又涉及数学、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总结了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梦溪笔谈》中有许多宝贵的记载，其中不少是他实地调查或亲历而为。如写他主持汴河水利工程，创造分层筑堰测水位差的方法，进行地形测量。还制成了地图《契丹图经》、国家地图集《守令图》。他绘制宋代全国地图已采用比例尺，还制作立体地图模型。他是优秀的地理学家。

《梦溪笔谈》中写他访问锻坊，了解“团钢”和“锻钢”的区别，还写了“冷锻”和“热锻”的区别，明白了兄弟民族铁甲之所以不被射穿之秘密。他首先使用“石油”这个名称，并用石油的烟制墨。他是优秀的化学和冶金专家。

他考察城池建筑，写成《修城法式条约》。他还从研究作战时的粮食供应和用兵进退的关系，提出了运筹学的思想。他还谈到“隙积

术”（高等级算术和法）、“会圆术”（从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底和弧长）。他是优秀的建筑学家、数学家。

沈括在天文历法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观察，这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和驳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支持。在《梦溪笔谈》里，沈括继承科学家张衡关于月的盈亏和日蚀、月蚀原因的科学的理论，自己用仪器观察气象变化。沈括改进浑仪、浮漏、圭表，测定冬天一周夜比夏天长。测定北极星与天极距离，提出以节气定月的“十二气历”。测得黄白道焦点移动的正确度数。他是优秀的天文学家。

沈括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偏角的人。比1492年哥伦布在航行中发现地磁偏角要早400多年。他说出了凹面镜在日光下取火的原理，发现小孔成倒像，用磁石磁化钢针制磁针。他通过作战的实际经验，发现牛弓箭套有“虚能纳声”的声学效应，因而在战场上“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能闻之”。他是优秀的物理学家。

当然，他也记载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很多伟大发明创造，如《梦溪笔谈》卷十八就有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给了我们后人很有根据的自豪感。沈括活向我走来。他不仅仅属于宋代，不仅仅属于中国。

《吃相》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对此有不少感悟。各种散文选集中，从来就不乏品评美食的妙文，张岱、李渔、袁枚、梁实秋等更是懂吃能写的大家，著书不为稻粱谋，自然洒脱、轻松欢快，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多年前，三联书店曾推出“闲趣坊”系列丛书，其中收录了余斌教授的《南京味道》《提前怀旧》《旧时勾当》，那三本散文随笔集一度洛阳纸贵，多次重印，让许多人对这种题材爱不释手。今年余斌先生的新作《吃相》面世，即使在春节前夕这一时间节点阅读此书，仍能让读者生津垂涎。该书为余斌先生饮食美文又一结集，单

作者	余斌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18年2月

从书名来看，就极富苏浙方言韵味，当年梁实秋先生也有同题小品文，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余斌先生“好肥肉，嗜烟酒，爱旅行，以文学为业，闲时提笔书写自家饮食经历”。《吃相》不仅着重描摹了江南的特色美食、小吃零嘴，还有五味杂陈慨叹人生百态。锅贴、糕团、小龙虾、烘山芋等风味美食，在作者眼中趣味盎然。那些与美食相关的掌故逸事、世相随想，令人感怀，追昔抚今，耐人寻味。余斌还把饮食故事，以闲话的形式诉诸笔端，可读性极强，如“蟹”一文，作者由南北吃蟹的差异，引述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认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必是南方人，读来颇有韵味。

当人与食相得益彰、气质投合之时，其中的体验、回味与领悟，更具有持久性。翻阅《吃相》，不仅能使读者长见识、开眼界，更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绚丽多姿。

（推荐书友：戴骏华）

《白金数据》



《白金数据》的推介上说，该书是“《嫌疑人X的献身》之后，推理天王东野圭吾的烧脑巨献”。果不其然，小说一开始就充满了悬念，匪夷所思的命案接二连三发生，现场留下的痕迹如出一辙，侦查采用DNA进行鉴定对比竟也无济于事，疑犯仿佛销声匿迹。

不可否认，DNA技术给生命的延续乃至对自然的认识带来革命，就像小说中呈现的——“特殊解析研究”是对DNA基因样本数据予以分析，为侦破案件提供看似不可或缺的作用，并试图证明计算机数据比警视厅侦查员的人工办案要高明。

不过，书中也写道：“DNA侦查提升了犯罪的破案率，但同时也导致了受害人的家人曝光……于是，不断有媒体质疑，罪犯当然

作者	（日）东野圭吾
译者	王蕴洁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日期	2018年1月

是罪有应得，但不是会因此导致对和罪犯有血缘关系者产生歧视吗？”由于采集DNA样本涉及个人隐私，因此民众对管理DNA信息这件事，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一种声音是“既然由国家管理基因，就等于人生受到了支配，‘自由’这个字眼也就失去了意义。”

东野圭吾在《白金数据》中，把作为关键词的“DNA”进行了充分的创作发挥，令读者不得不将有限的思索带入到无限的脑洞里。经抽丝剥茧般的推理，属于不可告人的“白金数据”，以及多重人格特性背后的隐情，慢慢呈现。书中名叫神乐龙平的主任级解析员是侦破编号为“NF13”样本数据的头号功臣吗？还是那个叫浅间玲子的侦查员才是关键人物……扑朔迷离案情的背后，令读者感受到残忍的寒意。

我在《白金数据》里，仿佛读到了当年一度风行的日本影片《追捕》的味道。

（推荐书友：孙建宁）

《北京宴》



作者	子君
出版	重庆出版社
日期	2018年1月

作家子君的新书《北京宴》讲述的是在北京打拼的五个闺蜜的故事：分不清原生家庭与小家庭边界的记者李佩娟，搞不懂爱情界限的漫画迷小Q，沉溺过往不能自拔的日语老师安素，对金钱崇拜野蛮生长的女公关年小舞，四个似乎不会有交集的女孩因为逝去的女作家碧生聚在一起。在经历了合租、求职、跳槽、失恋、官司之后，她们在收获平凡又伟大的友谊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蜕变。

子君给她们之间的关系定义为“闺蜜”，但她不像平常的闺蜜只是逛街吃饭抢男人，而是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沟通和交流。她们平时很少“腻”在一起，但在面临人生大事的时候，会勇敢

地站出来，出谋划策，悉心帮她解决难题。比如小Q流产的时候，安素惹上官司的时候，其他人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加以指责，而是互相扶持、互相关照，给对方以最大的慰藉。因为，她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成长的代价，是必然要面对的，不是闺蜜的几句好话就能解决的。

现代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越来越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有了新需求，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在职场和家庭中，通过独立获得充分的话语权。这是子君所定义的“闺蜜”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李佩娟在丈夫与娘家之间找到了平衡，小Q自觉地回到大家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安素放下父母之间的恩怨来到日本迎接新生命的开始……可以说随着故事的发展，她们不断认识自己、纠正自己，最终成为独立的个体。

直到故事終了，才明白书名的含义。人生就是一场说散就散的宴席，但只要心中有彼此，即使天各一方，那又如何？

（推荐书友：金永淼）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